



M 我的爱，

不想
那么

少

叶迷●著

that to lead

少女青春物语！

寂寞的情感，
纯粹的心灵，

最纯真也最浪漫的成长故事！

叶迷带你一起去领略最不一般的恋之乐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My love,

我的爱，
不想
那么

少



叶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爱，不想那么帅 / 叶迷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10

ISBN 7 - 204 - 08115 - 3 / I · 1716

I. 我 ... II. 叶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205 号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吴日珊 朱莽烈

特约编辑：罗嘉恒

封面制作：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

电 话：0471 - 4971950

印 刷：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8 字 数：125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 - 204 - 08115 - 3 / I · 1716

定 价：18.00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楔子 一场麻木的笑话

4

第一章 是这样的开始

19

第二章 承延起某种驯服

34

第三章 那些无奈的伤感

48

第四章 像梦魇中的紫水晶

63

第五章 不曾遗忘的痛和美丽

80

第六章 如此相爱，为何会遭到嫉妒？

96

第七章 即使冬天慢慢过去

110

第八章 詛咒依旧不离不弃

125

第九章 尘封的秘密曝光而出

(141)

第十章 过往的伤痕历历

(157)

第十一章 化作阿修罗温柔的战衣

(171)

第十二章 祝你幸福

(185)

第十三章 新一季芳草萋萋

(199)

第十四章 谁在跳惭愧的舞蹈

(214)

第十五章 一切都已成轻掷

(229)

第十六章 只有幸福可以折回

(244)

尾 声 我与你有约，约在春天里

(249)

后 记





楔子 一场麻木的笑话

一组照片。

第一张，灿烂的腊梅林。

十四岁的少女站在树下，鼻子和脸颊都被冻得红红的，粉红色大衣映衬着鹅黄色的腊梅花，眼眸中尽是羞涩，流转着欲语还休。

谢语清的指尖从照片上划过，划过少女的卷发、衣服和鞋子，最后回到少女的脸上。

情窦初开。

分明是酷冷到极至的冬天，为何这照片看起来却那般春意盎然？

第二张，奔腾而下的瀑布。

瀑布落入潭中，溅起水花无限。头扎马尾的少女挽着裤管站在竹筏上面，歪头一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那么快乐。

那么张扬彻底、没心没肺地快乐着。

第三张，密林静幽。

斜晖脉脉的林间小路上，静静地停放着一辆单车。少女坐在梧桐树下，垂眼，表情无限温柔。她的膝上枕着一个人的脑袋，那人脸上盖了本书，似乎是睡着了。

好一派的安详温馨，透过相纸，扑面而来。

谢语清将相框盖倒。三张脸从她眼前消失了，仿佛岁月一去不回。

置身处，是个大书房。阳光从落地窗外照进来，整个房间被光线一分为二：阳光照到的地方，明净亮堂；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阴暗清冷。

而她，恰恰坐在交界处的沙发上，身子浸在阳光里，脸却隐没于阴影中。形体一如性格，切割成二。

“滴铃铃——”电话声大作。

她坐着，伸手接过来。

“清清，是妈妈。”电话那边停了一下，半晌后又说，“东西收拾好了吗？该出门了。”她有些木然地点头，嗯了一声。

“临走前记得打电话跟叔叔伯伯他们道个别。”

“嗯。”

“那好，我们三小时后机场见。”咯哒一声，电话挂断了。她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有些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视线落到桌上最后一帧竖立着的相框上，照片里，是张忧郁的脸。

眼眸不再羞涩、不再温柔，也不再快乐。背景是人来人往的医院，那少女站在医院门口，凉凉一双眼睛，漠然地注视着这个

世界。

爱与哀愁，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连体儿。

青春那么残酷，在一瞬间便将她的世界彻底颠覆。十七年的岁月成了一场笑话，而笑话里的其他人依旧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勤恳而麻木。

谢语清用手捂住脸，深深地埋下头去。



第一章 是这样的开始

秋季的校园里，梧桐叶红成了一片。几个学生趁机把画板搬了出来，将美丽风景细细勾勒。

铅笔平举到眼前正在估算尺度时，一道人影如幽灵般闯入视线之中。

长发，黑色连衣裙，素净的脸上表情凉凉的，仿佛遗世独立。

季悠然的手停住了，望着那个少女，如此强烈的对比色彩，实在让人很难忽视她的存在。

意识到他的注视，少女直直朝他走过来。

“请问——”声音清脆，像夜间自屋檐上滴落的雨珠，“法学系的新生该去哪报到？”

“你是新生？”季悠然微微惊讶，“新生9月中都已经全部军训完毕入学了，你现在才来？”

“你只需要告诉我去哪报到。”少女说着，眉眼间散发着一种让人看不顺眼的高傲。

季悠然收起画板，“跟我走吧。”

身边几位同学愣愣地望着这一幕，有些不敢置信竟然有人敢

这样跟学长说话，尤其这个学长还是季悠然。

但季悠然很平静地在前带路，脸上没有丝毫不快，穿过大半个足球场，推开某幢教学楼的大门，一位教授正好抱着资料走出来，看见他便笑着说：“悠然，恭喜你啊。听说已经决定下来学校餐厅最后采用你的设计了。”

“谢谢教授。”

“好好干，前途无量！”教授赞叹着离去。季悠然回头，少女站在离他七步远的地方，听见他们的对话后眼中反而露出一丝嘲弄，虽然很不明显，但他就是看出来了。

这个学妹很奇怪……

季悠然继续往里走，到二楼第四个房间时敲了敲门，门开后，好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在那闲谈聊天。

“李老师，有个法学系的新生来报到。”他让开，露出静立在门口的黑裙少女。

年有四旬的胖妇人像想起什么似的，恍然大悟地说：“你就是那个什么谢……谢……”

“谢语清。”少女不冷不热地接口。

“哦对！谢语清！”胖妇人的神态完全走样，连忙放下杯子站起来，“你总算来了。校长亲自吩咐说让你住七号楼的201室，入学手续什么的谭夫人也已全部办妥，你只需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了。”

校长亲自关照的人？季悠然望向谢语清，难怪尽管穿着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依旧觉得她有种高不可攀的味道，原来真的来头很大。



谢语清接过胖妇人递过来的笔，在名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字体很特殊，横笔向上倾斜，竖笔却极其端正笔直，由字见人，她的性格应该是非常刚烈的那种，还带了点游走边缘的叛逆。季悠然刚那么想，就听另一个老师问他：“悠然，看见你弟弟没有？”

“季洛这个时候应该在游泳馆。”季洛是他的弟弟，说起这个名字，可是Q大最最瞩目的焦点所在。

“看见他帮我带句话，就说老师很久没见他了，很想念他，请他有空来看看我老人家。”幽默的导师以另一种方式诠释某学生的长年缺课。

季悠然听了不禁莞尔：“好的，我会告诉他。”

那边谢语清拢了下头发说：“还有什么吗？”

“没了没了。”胖妇人接过名册，很是热心，“那我现在就带你去宿舍看看吧。”

“不用。我的行李在下午4点送到，有人会帮我布置妥当。”她说这话的时候，眼中又露出嘲弄之色。看在季悠然眼中，更觉好奇。

走出教学楼大门时，外面的阳光让谢语清眯起了眼睛。仰首看天，由于这个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使得天空看上去也灰蓝灰蓝的，郁闷的像是种错误。

她忽然回头，跟在她身后的季悠然不禁脚下一停。

漆黑双眸在他脸上转了一圈，扬起眉毛，“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晚来校的原因了？”未待他回答，她又说道：“因为我是编外的学生。没听明白？也就是说我不是考进来的。我高考

“分数只有 437 分，却能和你们一样跻身这所一流学府，念最好的专业，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她笑，像在笑他也像在笑自己。

“有关于我的八卦新闻到此为止，还想知道什么的话自己慢慢挖掘。”她斜睨他一眼，转身离去。

季悠然就这样看着她渐行渐远，她的背挺得很直，明艳阳光照在她身上，就好像全被她的黑裙吸收了，难再明亮。那个背影令他想起蝴蝶梦里的管家丹佛丝——瘦、高、隐晦，以及秘密。

这个女孩身上有故事。他直觉地感觉到这一点。



谢语清的名字在三天后震撼了整所校园，却不是因为她的来头和身份，而是她干了件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事情。

事情起源于备受瞩目的秋季辩论大赛，尽管所有参赛的队伍都在擦拳摩掌，准备大展手脚，然而人们心里有数，很有可能本次大赛又将成为某个家伙的个人表演。

这个家伙，就是让老师们又骄傲又头疼、令女生们又爱又恨、令男生们又崇拜又嫉妒的 Q 大第一问题学生——季洛。

因此当他最后懒洋洋地走进赛场时，观众席上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他长得极帅，犹如日本漫画中的美少年，异常柔和的线条却硬是勾勒出深邃的轮廓和眉眼，唇角总是微微向上扬着，笑得又懒散又邪恶。

光是外形已经迷死一群 MM，更何况他还有个非常出色的头

脑，2000级法学系的他，向来被师生们公认为第一才子。美貌+才气+性格魅力，谁能逃过这样的诱惑？

铃声一响，辩论就进入白热化状态。学子们引经据典、唇枪舌剑无所不用其极，而季洛却是双手环胸气定神闲地听着，直到自由辩论环节进行到一半时，他才站起来，很简洁地问了几个问题，反方顿时如临大敌，拼命解答，于是他再问，反方再答，将对方层层套住。问一个问题，他自己先已经有答案，当反方一疏忽回答不出时，他就自己作答。如此一来，反方阵脚顿乱，而他反而愈加显得云淡风轻，好一招连环计。

看他辩论，犹如兵法家布局，场场不同，次次精彩，实在令人听得大喊过瘾。如众人预料的那样，这次辩论赛又成了季洛的独家秀，一时间，台上只看得见白衬衫蓝外套的他，再看不到其他人。

最后正方以压倒性的姿态胜出，评委颁发最佳辩手奖时，一人突然自观众席上站起，在众目睽睽下走到季洛面前。

依旧是黑色长裙，在一片蓝白中尤显突兀，然而那目光炙热，盯着他，出奇的亮，直欲将灵魂燃烧。

“季洛，”她说，刚好对着话筒，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堂，“你有女朋友吗？”

众人顿时朝一个方向齐齐望去，她顺着视线回头，看见第一排观众席上坐了个女孩，俏丽的短发抢眼的五官，容貌不是一般的美丽。

她只看了一眼，便重新将目光对准季洛，非常坚定地说：“从现在开始她不是了，我叫谢语清，是你的新女朋友。”

四下顿时一片哗然，连颁奖的老师都一脸无措地站着，手里还握着那个奖杯，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

短发女孩从位置上跳了起来，就在那时，季洛勾动唇角，说了句更让人跌破眼镜的话：“荣幸之至。”

就这样，谢语清成了这一季的流言中心，也很戏剧性地成了0大第一问题学生的新女朋友。



研究生楼 202 的房门被人自外打开，朱红色的休闲薄毛衣晃动着，走进收拾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的房间，一人正在电脑前全神贯注地画图。

季洛绕过他，径自躺到床上，双手枕脑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

意识到他的存在，季悠然放下鼠标回看了他一眼，“有事？”

“觉得有点没意思。”

季悠然哈地笑出来，“你也有无聊的一天？你有多久没上课了？”

“国际法的老头很啰嗦，不想听他浪费时间。”

“你自己有分寸就好。”季悠然回头，继续对付他的图。

“学校餐厅已经决定采用你的设计了？”

“嗯，不过有几个细节还要修改。找我有什么事？”两兄弟感情虽好，但这个弟弟很少粘着他，像今天这样神思恍惚，真有



些不对劲。

“你没看出来吗？”季洛指指自己的左脸，“我被梓彤打了一耳光。”

“看来她下手并不算重，你英俊的容貌还得以保全。”

“为什么每个和我分手了的女朋友都恨我恨得要死？”他真是想不明白，这个时代都提倡好聚好散，可他的每段感情通常都会换来一巴掌收尾。

“因为你活该。这次又是为什么分手？”

季洛的眼睛亮了起来，“有个很有趣的女孩当众向我表白。”

“于是你为了不让这个有趣的女孩尴尬，所以选择让你的现任女友受伤？”一针见血。季悠然经常想，如果季洛不是他弟弟，他可能看都不会多看一眼这种男生。

没错，他的确才华横溢，英俊迷人，但另一方面被人宠得无法无天，肆意妄为，说得好听点叫有性格，说得难听点就是不负责任。

不过这个时代崇尚另类，就像飞蛾扑火一般，爱上他的出色也必将接受他的堕落，女生们纷纷趋之若鹜。

“她身上有吸引我的气质。”

“这似乎是你每一任女友的特征。”

季洛瞪眼，“真见鬼，明明知道你会不断地打击我，我为什么还要跑你这来把心事说给你听？”

“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你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会打击你。”季悠然干脆站起来走到床边，很温和地看着他，柔声说，

“你心里其实很难过吧？因为伤害了梓彤而觉得不安，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不能为她改变，所以很矛盾，希望有人能为你解开这个心结。”

季洛苦笑，“毕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你真了解我。”

“那么，和梓彤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别告诉我是因为那个有趣的女生，她只是恰逢其时的某个借口，对不对？”

“你应该去读心理学，而不是建筑。”季洛掠了一下额际的头发，目光变得沉静而悠远，“她把我的感情变成了责任，这让我觉得很沉重。”

“比如？”

“她讨厌某个人时，就会要求我也讨厌，如果我和对方说几句话，她就生气，半天不理我。因为她觉得，当我与人起冲突时，她会全力不问对错地维护我，所以我也应该同样地对她。然而，我非常不喜欢不问事由莫名其妙地去讨厌我本不讨厌的人。”

“即使那些人得罪过或伤害过你的女朋友，你都不会因此而讨厌他们？”

“什么意思？”

季悠然笑笑，“没什么，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你爱得还不够多吧。”

“是这样吗？”季洛望着天花板，再度陷入沉思。其实他很喜欢夏梓彤，是他这些年来交往过的女孩中最欣赏的一个，她聪明，有才华，漂亮，性格开朗，为人热情，又有那么一点点的淘气。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是非观，她认为对她好的就是好



人，对她不好的就是坏人，看人处事永远感性大于理性。这种性格一方面很迷人，让受她维护的人备受感动，但另一方面，看在理智的他眼中，便成了缺陷。

也许，真的是爱得不够多吧……所以厌倦了，借着那个女孩的大胆表白与她分手。

“她呢？你的这任新女朋友又是个怎么样的女孩？你确信她不会是第二个梓彤？”

“但凡见过她的人，都绝对不会认为她们有任何相像的地方。”

“这么肯定？”

“是。”季洛从床上跳起来，拐住哥哥的脖子说，“饿了，一起去吃饭？”

“你应该有比我更好的选择。”季悠然很含蓄地提醒他有女友。

季洛却回答：“她对我来说和个陌生人没什么两样，暂时，我只想跟和我相处了二十年的老选择一起吃饭。”说着硬是把他拖了出去，快快乐乐地走出研究生宿舍楼。

刚走到门口，季洛的脚步就停住了。

不远处的林荫小道上，一人负手而立，静静地望着这边。

咦，谢语清！她在这干什么？

季洛拐着哥哥脖子的手放了下去，唇角泛起一丝笑容说：“对不起了老哥，为了让新选择变熟悉，我决定放弃我的老选择。”

季悠然顿时一惊：“你是说——她就是……”